

庫文生學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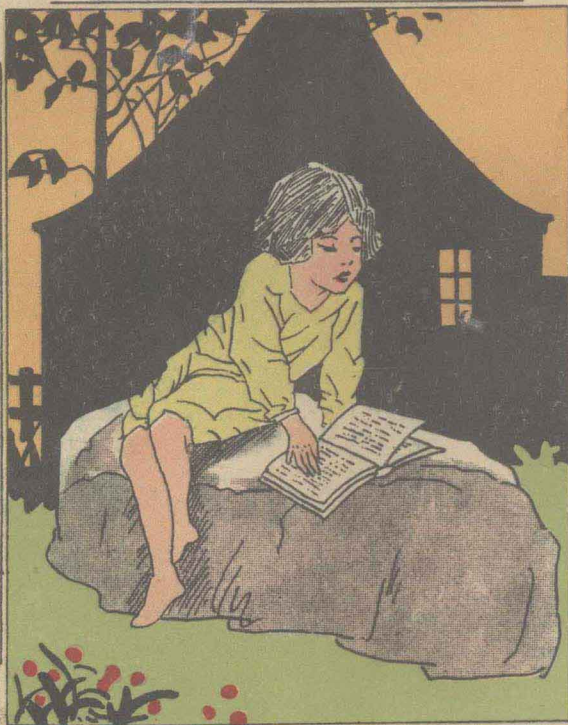
集 一 第

(類說小篇短)

說小篇短國中童兒

(冊一第)

編如倩陳

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

小 學 生 文 庫

第 一 集

(短 篇 小 說 類)

兒童中國短篇小說

第一冊

陳佩
斯如
編校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王雲五應利主編
小學文庫第一集
(37054A)

兒童中國短篇小說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三初版

第一冊定價大洋壹角伍分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編纂者 陳倩如

校訂者 殷佩斯

發行人 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(本書校對者杜其珪)

編

輯

人

王雲五 主編
徐應昶 主編
周建人
宗亮 賓
沈百英
沈秉廉
黃紹緒
蘇繼廩
趙景源
殷佩斯

兒童中國短篇小說第一冊

目次

虬髯客·····	一
紅線·····	一六
聶隱娘·····	二四
牀下客·····	三四
李越尋·····	六〇

兒童中國短篇小說第一冊

虬髯客

隋煬帝，名廣，是隋朝第二代的皇帝，他荒亂無道，以致國內民不聊生，都想作亂。他卻並不覺悟，還有興致去遊玩江都，（就是現在的江蘇江都縣）命他的寵臣楊素留守京都。（隋朝的京都在現在陝西長安）楊素自以爲他的功勞很大，非常驕貴；而且因爲時世很亂，自己又握着國政的大權，因此越發自尊自大，竟不以臣子自居。他接見賓客時，侍婢美人，排列左右，一切儀式，竟和皇帝差不多；到了晚年越發厲害。



素 楊 見 靖 李

那時三原縣（在今陝西省）有一個平民，名叫李靖，很有學識，並懂得軍事，而且志向很大。他看見天下大亂，很是憂慮。因為楊素正居重要的地位，他便去見他獻計。楊素本來待客傲慢，如今李靖是個平民，更不把他放在眼裏。李靖道：『現在天下正亂，各處英雄並起，明公（尊敬的稱呼）是當代的重臣，應該設法收羅豪傑才是，不應該輕視賓客。』楊素見他很有氣概，方才改變態度，請他坐談，十分歡暢。這時候有一個美麗的女子執着紅的拂塵，站於楊素的旁邊，她時時對李靖注意的望着；李靖卻並不覺得。他和楊素談完便自去了。執紅拂的女子隨即問楊府裏的人：『剛才來的人是誰？住在什麼地方？』府裏的人告訴了她。

那天夜裏，將近天亮的時候，李靖在旅舍裏，忽然聽見有人輕輕地敲他臥室門的聲音，他便起來開門，看見一個着紫色衣服戴着帽子的人，提着一

隻袋，站在門口。李靖問他是誰？那人並不答話，走了進來，脫去衣帽，卻是一個十八九歲的美人兒，向李靖拜道：『我便是楊家的紅拂女，你認識嗎？』李靖驚問道：『你到這裏來幹什麼？』紅拂女道：『我服侍楊司空（司空是官名）許多時了，所見的人很多很多，但沒有一個人能及得你的。絲蘿必須依附著喬木，才能生存。我爲着自己的終身問題，所以才投奔到你這裏，不知你肯容納我嗎？』李靖又驚又喜，道：『楊司空在京師握著大權，這件事情，太危險了！』紅拂女道：『他已經像死尸一般，剩了一點餘氣，是不足懼怕的。我們這一般侍女，走掉的已經不少，他也不大追尋。我料定這事是無害的，請你不要疑慮。』李靖問她姓什麼？她說『姓張』。又問她排行第幾？她說『最長。』李靖看見她容貌美麗，態度大方，言語又很柔婉，真如天仙一般，幾乎不相信自己會有這樣的奇遇，因此心裏更覺不安，幾次走到門邊向著外面張望，生怕有

人在偵探着。幾天之後，看見楊家的人追尋紅拂女並不很緊，他便叫她扮作男裝，一同騎馬出京。

他倆離京之後，想到太原（今山西省會）去，走到靈石縣（亦在山西）住在旅店裏，預備午飯，爐子裏煮着羊肉，紅拂女立在床前梳頭髮，李靖在外邊刷馬。這時候，忽然有一個人，相貌很奇怪，紅色的虬髯（髯俗名鬚子，蜷曲者稱爲虬髯）騎着一匹驢子，跑到店門口，便下驢進來，把他的皮袋，擲在爐子旁邊，拿了一個枕頭，斜臥在床上，看着紅拂女梳頭。李靖看見這個怪客，這種舉動，心裏很怒，便想罵他，卻沒有立刻發作，仍在刷馬。紅拂女細看來客，便一手握髮，一隻手伸在背後，向李靖連連搖着，教他不要動怒。她急速地把頭梳好，便請問來客姓名。虬髯客道：『姓張。』紅拂女道：『我也是姓張，應當是妹子。』她說完，便對客行禮。又問他排行第幾。虬髯客道：『第三。』他轉問紅



頭梳女拂紅看客髯虬

拂女的排行。紅拂女道：『最長。』虬髯客喜道：『今天很幸，遇着大妹。』紅拂女回頭喊李靖道：『李郎，你來拜見三哥。』李靖便立即進來拜見。三人一同坐下。虬髯客問：『爐子裏煮的是什麼肉。』紅拂女道：『羊肉；想必已經煮熟了。』虬髯客說肚子很餓。李靖便出去買燒餅來，虬髯客抽出短劍切肉，和餅吃着，餅吃完了，還有餘肉，也很快地吃了，便開口道：『看李郎是個貧士；大妹是異人，李郎怎麼得來的？』李靖道：『這一件事，別人問起，便不實說；在老兄面前，可以不必隱瞞。』他便把紅拂女來從他的事情，一齊告訴了他。虬髯客道：『你們現在想到什麼地方去？』李靖道：『想到太原去躲避。』虬髯客便問：『有酒沒有？』李靖忙取酒來。虬髯客道：『我有些下酒物，李郎可以同享嗎？』李靖答道：『不敢！』虬髯客便解開他的皮袋，取出一個人的頭和心肝來；又把頭仍舊放進袋去，拿短劍把心肝切開，當作下酒的肴菜，一面吃，一面說道：

『這人是天下的負心人，我懷恨十年，現在才得着他；我的恨可以平了。』他又道：『看李郎的氣度，真是丈夫！你可知道太原一個異人嗎？』李靖道：『曾經見過一人，我以為是真正的領袖人物，其餘的不過是將相罷了。』虬髯客問：『這人姓什麼？』他道：『與我同姓。』客又問：『幾歲？』他道：『近二十。』客問：『現在這人幹什麼？』他答道：『是州將的愛子。』（這人便是後來的唐太宗；他的父親唐高祖李淵，這時做太原留守。）客道：『這個人我也想看一看；李郎能够就使我見着這人麼？』李靖道：『我的朋友劉文靜和這人很相好；我們可以因劉君而見着他。但是你要見他做什麼？』客道：『望氣者（望雲氣而知預兆的人。）說太原有奇氣，教我去訪訪看。』他又問李靖幾天可以到太原。李靖算了一下道：『某日可到。』客道：『是這樣不可延誤。這一天的天明時候，我在汾陽橋（在今山西）等你們。』說完，便騎着驢子像飛一



死心而宗太唐見客髯虬

般地馳去，轉眼便不見了。李靖和紅拂女，都驚駭不止。

到了約定的日子，李靖夫婦到了太原，虬髯客果然在汾陽橋等候他們。於是便同到劉文靜的家裏。李靖騙文靜說：『虬髯客善相人術，想一看李家郎，請你去迎他來。』劉文靜本來覺得州將的兒子李世民（就是後來的唐太宗）相貌很奇，現在聽說有人會看相，很是喜歡。便備酒請李世民來。李世民穿的衣服並不整齊，可是氣概軒昂，和平常的人不同。虬髯客坐在末位，一見世民，他的野心便死了。喝了幾杯酒，便叫李靖出來道：『這人是真天子！我看來，十有八九是不錯的了。但是還得我的道兄一見才行。李郎可和大妹再進京一走，某日的午時，到某處的酒樓底下，看見我這驢子和一匹瘦騾，便是我和道兄在樓上了。』

李靖和紅拂女又趕進京師，到了那酒樓下，果然看見一匹驢和一匹騾

在着。他倆便登樓，虬髯客和一個道士正在對飲，看見他倆來到，便叫一同坐下，喝了十幾杯酒，虬髯客對李靖道：『樓下的櫃子裏，有十萬錢，你可拿去，先揀一處隱僻的地方，安頓大妹。我們於某日仍在汾陽橋相會。』李靖都照辦了。

到了約定的日期，李靖會着虬髯客和道士，便又去訪劉文靜，說明道士也是特地來看李家郎的。劉文靜聽說道士也會看相，自然十分歡迎，便立刻使人去請李世民來看棋，他自己和道士對着，虬髯客和李靖站在旁邊看着。一會兒，李世民來了，對各人長揖而坐。神清氣朗，滿坐生風，一種英爽的態度，令人敬愛。道士一見，便慘然道：『這一局輸了！輸了！不料在此失手，奇怪之至！沒有路可救了！還說什麼！』棋着完，便辭去。道士對虬髯道：『這個世界，與你無涉了。別處還可以設法，你自己努力罷！』便和虬髯入京，並且約李靖也到

京都相會。虬髯對他道：『計算李郎行程，某日才到，你到的明天，請和大妹到某地，我便是住在那裏。』李郎隨我奔走，我很過意不去；大妹又是一貧如洗；千萬同到我家，與我的妻相見，大家商議商議。』他說完，便嘆着氣去了。

道士和虬髯客去了之後，李靖也跨馬上路，走了幾天，便到京師。他帶着紅拂女，回到虬髯所約的地方。看見一扇小板門，便輕輕地試敲一下，板門便開了，一個僕人對他倆很客氣的迎接他們。他倆進得門來，看見門戶重重，越進越壯麗。有奴婢三十多人；由二十個奴婢帶他倆到東廳。看見一切的用具和陳設，都不是普通人家所有。他倆梳裝完畢，奴婢給他們換的衣服，都極珍貴。一會兒，奴婢傳說三郎來了。便見虬髯客進來，戴着紗帽，穿着黃袍。大家相見甚歡。不久，他的妻子也出來相見，虬髯客請他倆到中堂；中堂的陳設比較東廳更富麗！堂中已經設着極豐盛的酒席，主人請他倆入座，便有二十個美